

清代野史

第一辑

- 清代兴亡史
- 清代外史
- 中日兵事始末
- 庚子国变记
- 景善日记
- 庚子拳变始末记
- 拳变余闻
- 戊壬录
- 外交小史



清代野史

第一辑



巴蜀書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张汝杰
杨俊明
封面设计：李文金

清代野史（第一辑）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3,125字数230千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270册

ISBN7-80523-119-2/K·39 定价：2.85元

清代兴亡史

汉史氏述

《清代野史》第一辑

清代兴亡史.....	(1)
清代外史.....	(99)
中日兵事始末.....	(155)
庚子国变记.....	(175)
景善日记.....	(189)
庚子拳变始末记.....	(217)
拳变余闻.....	(275)
戊壬录.....	(303)
外交小史.....	(367)

12484/12

目 录

第一章 开始时代

- 第一 节 满洲之建部
- 第二 节 樊察之受封
- 第三 节 觉昌安父子之被害
- 第四 节 努尔哈赤之复仇
- 第五 节 建元天命
- 第六 节 定都沈阳
- 第七 节 宁远之败
- 第八 节 皇太极与明议和
- 第九 节 间明君臣
- 第十 节 建清国号
- 第十一 节 收服朝鲜
- 第十二 节 南进图明
- 第十三 节 入山海关
- 第十四 节 击败闯兵
- 第十五 节 福临登极

第二章 隆盛时代

- 第十六 节 福临之收拾民心

- 第十七节 南取江南（一）（二）
第十八节 下雍发令
第十九节 破上下江士民之师一
第二十节 破上下江士民之师二
第二十一节 平流寇一
第二十二节 平流寇二
第二十三节 灭明之诸王
第二十四节 玄烨之镇定三藩一
第二十五节 镇定三藩二
第二十六节 初平台湾
第二十七节 与俄国结尼布楚条约
第二十八节 平定漠北
第二十九节 征服西藏
第三十节 重讨台湾
第三十一节 用儒术以笼络汉族
第三十二节 肇祯之疏忌骨肉
第三十三节 远征西域
第三十四节 西平青海
第三十五节 文字之狱
第三十六节 弘历之平西南苗
第三十七节 收大小金川
第三十八节 平天山北路
第三十九节 平天山南路
第四十节 绥靖安南

- 第四十一节 服属缅甸
第四十二节 犬磨廓尔喀
第四十三节 三征台湾
第四十四节 平兗州王伦之变
第四十五节 定甘肃回教徒之乱
第四十六节 六度南巡
第四十七节 颠琰之兴大狱
第四十八节 平白莲教徒之乱
第四十九节 靖蔡牵朱瀆海上之扰
第五十节 定天理教之变

第三章 褒微时代

- 第五十一节 晏宁得袭帝位之原因
第五十二节 回疆之扰乱一
第五十三节 回疆之扰乱二
第五十四节 平楚粤之瑶
第五十五节 鸦片之战一
第五十六节 鸦片之战二
第五十七节 奕詝之初政
第五十八节 洪杨军之战一
第五十九节 洪杨军之战二
第六十节 洪杨军之战三
第六十一节 英法同盟军之役
第六十二节 割弃满洲旧壤于俄
第六十三节 载淳之诛三奸

- 第六十四节 灭除洪杨军
第六十五节 平东西捻兵
第六十六节 平陕甘诸回
第六十七节 靖云南回乱
第六十八节 载湉以旁支承继帝位
第六十九节 弃琉球群岛
第七十节 伊犁之争
第七十一节 越南之役一
第七十二节 越南之役二
第七十三节 清日之战一
第七十四节 清日之战二
第七十五节 各国之逼借军港
第七十六节 戊戌政变
第七十七节 义和团之祸一
第七十八节 义和团之祸二
第七十九节 唐才常之起事
第八十节 革命军起义于惠州
第八十一节 广西之乱
第八十二节 日俄战事之中立
第八十三节 吴樾之炸五大臣
第八十四节 徐锡麟安庆之变
第八十五节 革命军镇南关之战
第八十六节 革命军河口之战
第八十七节 安庆炮队之变

第四章 灭亡时代

- 第八十八节 溥仪之兼祧
- 第八十九节 间岛之争
- 第九十节 大东沙岛之交涉
- 第九十一节 安奉路事之交涉
- 第九十二节 片马界务之失败
- 第九十三节 澳门界务之争执
- 第九十四节 驱逐请愿代表
- 第九十五节 广州之变
- 第九十六节 内阁任用皇族
- 第九十七节 铁路国有一
- 第九十八节 铁路国有一
- 第九十九节 革命军起义于武汉一
- 第一百节 革命军起义于武汉二
- 第一百一节 各省宣布独立
- 第一百二节 江宁之战一
- 第一百三节 江宁之战二
- 第一百四节 革命军组织临时政府
- 第一百五节 南北议和一
- 第一百六节 南北议和二
- 第一百七节 溥仪逊位

清代兴亡史

汉 史 氏 述

第一章 开始时代

第一节 满洲之建部

长白山之支峰曰布库哩山，通古斯族人居其麓焉。当南宋时，女真为蒙古所灭，通古斯族人势力之衰，几二三百年。有女曰佛库伦者，系出女真。不夫而孕，产一男。世传佛库伦与长姊恩古伦、次姊正古伦同浴于池，有鹤衔朱果置其衣，取而吞之，遂有娠。语涉荒诞，不闻《史记》、《三代世表》附有褚先生之说乎？“鬼神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斯语足为千古破疑。兹就《东华录》所载，姑以为不夫而孕云。既长，佛库伦将他去，命是男以爱新觉罗为姓，名曰布库哩雍顺。置之小舫中，令顺流而下。至河步，是男乃登岸端坐。其地有三姓，方构衅。或汲于河，见而问之，诡以我乃天女所生，来定汝乱对。汲者趋告众，众惊异，遂迎昇至家，决议息争。推是男为部长，以女百哩妻之。于是布库哩雍顺居鸭绿江源，长白山东，鄂谋辉之野鄂多里城。在宁古塔西南三百余里，由女真变音而号曰满洲，是为满洲建部之始。

第二节 樊察之受封

满洲既建部，雍顺之裔，思通好于明，以每岁十月为入贡之期，明因封为建州卫都督，予以印。至正统初年，有猛可帖木儿者。侮虐部众，部众不服，攻杀之。其弟樊察，子童仓，闻警而逃。至荒漠无人之境，追者将及之，会有鹊止樊察首，追者疑为枯木，乃止。由是樊察南遁至朝鲜，失都督印。明人闻其事，乃命童仓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寻，樊察自朝鲜归，自陈失印之故，明廷诏更予新印。未几，旧印复得。樊察辄匿新者而用旧者。明人恶其狡，乃分建州为左右卫。令董山领左，樊察领右，得世袭。

第三节 觉昌安父子之被害

樊察之后，有孟特穆者，袭封为建州右卫都督，即其子孙所奉为始祖者也。三传至福满，生六子，令各筑城邑，环卫而居，号宁古塔贝勒。满语，谓数之六曰宁古塔，王曰贝勒。中有觉昌安者，福满第四子。居赫图阿喇地，后称兴京。以多智称。又恃长子礼敦之勇，率部众击硕色纳子九人，加虎子七人，灭之，尽收其地。会苏克素护部图伦城长尼堪外兰，随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攻古呼一名古勒城。其主阿泰之妻，为觉昌安女孙，即礼敦之女。恐城破被虏，遂率其第四子塔克世，往援古呼，先后入城。城坚，成梁攻之不克。尼堪外兰以招抚为名，实诱城中人使杀阿泰。由是成梁并拘觉昌安及塔克世害之。

第四节 努尔哈赤之复仇

努尔哈赤者，塔克世之长子也。其生母为喜塔喇氏。既死，继母待之薄，分居于外。闻觉昌安及塔克世被害，欲复祖、父仇，以遗甲十三副，攻图伦城，尼堪外兰避之，得甲三十副，兵百人以归。后诇知尼堪外兰在嘉班城，进攻之。尼堪外兰避于鄂勒辉，筑城以居。寻复攻之，尼堪外兰遁入明边。又令斋隆率四十人，向边吏索之。边吏拘尼堪外兰以予斋隆，遂杀之。初，明人因努尔哈赤之扰边，曾归其祖、父丧。至是，思羁縻之。故给以都督，敕书十道，马三十匹，又龙虎将军之印，及岁币银八百两。

第五节 建元天命

努尔哈赤既复仇，复率众侵邻近之哲陈部。时浑河方涨，不得进。乃联绳以渡，跨堞以战。身中五十创，不退，卒取之。又乘势收完颜部。于是满洲之五豪部皆亡。未几，复并吞长白及东海诸部。其势震震，为叶赫等九部所忌。合兵三万来侵，营浑河北岸，部众皆惧。努尔哈赤乃与部下之健者，祷于堂子。满俗祈天拜佛之所启行，至古呼山，与敌遇，战，破其众。嗣以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诸长与叶赫部同心，深恶之，遂先后攻略其地。自此制满洲文，定八旗制。初设四旗，曰黄，曰红，曰蓝，曰白。后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分左右翼。于明万历四十四年，由部众推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国号满洲。是为满洲立国之始。

第六节 定都沈阳

扈伦一日海西四部，虽平其三，哈达、辉发、乌拉而叶赫独恃明不下，明亦倚为北关。努尔哈赤谋击明，乃书七大恨告天。其词曰：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界，敢有越者，见即诛之。是而故叛，殃及纵者。证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之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掠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哩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使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客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詆言，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争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呼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呼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譖之叶赫，反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复以击明之故谕其众。遂趋抚顺，围其城，诱明游击李永芳降之。明人闻边事急，遣辽东经略杨镐，集兵沈阳，分四路深入。努尔哈赤逆战于萨尔浒山及尚间崖，五日间破其三路兵，乘机灭叶赫部。越三年，进攻沈阳，明总兵贺世贤中矢死。又攻辽阳，明经略袁应泰被围，自经死。于是河东大小七十余城皆下，乃以沈阳_{后称盛京}为国都。

第七节 宁远之败

辽沈既为努尔哈赤所取，明大震。起用熊廷弼为经略，以谋抵御。嗣与广宁巡抚王化贞议不合，遂生意见。努尔哈赤乘之，化贞弃广宁走，廷弼亦退至关内。广宁四十余城，亦为努尔哈赤所得。寻，明为拒守计，从袁崇焕议，筑城于宁远，练兵士，造铠仗，开屯田，宁远迄成雄镇。努尔哈赤欲取之，率众十三万攻宁远。是时袁崇焕为宁前参政，刺血书，誓将士，颇著忠勇。且令闽卒罗立，燃西洋巨炮轰满众。炮一发决，血渠数里，毙满人数百。三日，再攻再却，宁远之围遂解。盖自努尔哈赤击明以来，惟是役为不能得志也。逾七月，而努尔哈赤歿。

第八节 皇太极与明议和

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父丧时，明督师袁崇焕，曾建和议，欲借此缓兵，以修理故疆，故遣李喇嘛及都司傅有成等三十余人来吊。皇太极以书谢之。次年，又遣袁督师书，言和议事。袁督师乃遣使责复书至曰：

“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息兵干，伏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为长恨者，不佞宁忍听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穷究根源，因我之边境细人，与汗家之部落口舌争竞，致起祸端。作弊之人，即逭人刑，难逃天怒。不佞不必枚举，而汗亦所必知。今欲一一辨晰，恐难问之九京。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并忘之也。然汗家十年苦战，皆为此七宗，不佞可无一言乎？今南关北关安在？辽河东西，死者宁止十人？仇离者宁止一老女？辽沈界内之人民，已不能保，宁问田禾？是汗之怨已雪，而意得志满之日也，惟我天朝难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耳。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不佞又愿汗再思之也。一念杀机，启世上无穷劫运；一念生机，保身后多少吉祥。不佞又愿汗图之也。若书中所开各物，第二次致袁督师书中有‘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馈尔国，尔国以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报我’等语。以中国之财用广大，我皇上亦宁蕲此？然往牒不载多取违天乎？亦汗所当裁酌也。方以一介往来，又称兵于朝鲜，何故？我文武官属，遂疑汗之言不由衷也。兵未回即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将前后事情，讲析明白。往来书札，无取动气之言，恐不便奏闻。若信